

我杀我自己

这是.....姜虞的声音！

温怀璧捂着脸，还醉醺醺的：「姜虞？」

姜虞冷笑着不说话。

温怀璧见半天没人说话，又醉言醉语道：「你竟然.....」

姜虞听他像个醉鬼一样说话就烦，嗤笑接话：「敢打朕？」

温怀璧被噎了一下，继续说醉话：「你知不知道这是.....」

姜虞继续接话：「掉脑袋的大罪？」

温怀璧醉眼惺忪看着自己的手掌，神色有点迷茫：「嗯，是。」

姜虞额角青筋狂跳，直接控制住身体，拎起旁边的剑往脖子上横：「掉脑袋的大罪是吧？行，来来来，杀了我，反正你刚才不是想自裁吗？来！」

一边的程吉腿都吓软了，想伸手去拿那剑：「陛下，使不得啊！」

他还没挪步，就见皇帝眼眶红了。

温怀璧夺回身体，攥着剑，声音低低的：「是你吗？」

他喉结上下滚了滚，语气低落：「我找了你很久，你也不肯看我一眼，现在倒好，死了做了鬼飘来大邺宫找我，还要杀了我和你一起去地底下出双入对。」

说着，他握着剑往脖子上压了压：「你若是想我陪你，那我.....」

程吉眼睛也急红了，直接一跺脚：「陛下，奴婢就说酒醉误事啊！您撑住，奴婢这就去太医院叫人来！」

说罢，他一提衣摆就往太医院狂奔。

姜虞听着他离去的脚步声，深吸一口气：「谁死了？谁做鬼了？谁要和你去地底下出双入对？」

她都气笑了，控制住身体把剑移远了一点：「你这醉鬼就是不想活了，一会儿拿瓷片割腕，一会儿拿剑往自己脖子上压。你这么想死，你就死好了，你死了我就是大邺最俏的寡妇，想娶我的人从大邺宫排队到宸阳城门口！」

温怀璧听着听着，酒醒了八分：「姜虞，真是你？」

姜虞弹了弹剑锋：「要死就自己动手，快点，我等着改嫁呢。」

温怀璧彻底清醒，也没拿回身体控制权，就酸溜溜道：「改嫁？嫁给谁？」

姜虞冷笑：「死都要死了，还关心我改嫁谁？」

温怀璧深呼吸：「谁说我要去死？你把剑给我放下！」

姜虞不放：「天子一言九鼎，现在想反悔？」

温怀璧气笑了：「姜虞，我不死你还不乐意了是不是？几天不见，在外面看上别的野鬼了是不是？」

姜虞踹了一下石凳：「反正看不上你这个醉鬼！我就不该和你这个醉鬼说话！」

她话音方落，稍远的地方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是程吉带着太医狂奔回来了，身后还乌泱泱跟着一群侍卫。

一行人飞扑上来夺剑：「陛下，您可不能死啊，大邺不能一日没有您，姜贵妃的在天之灵也绝不愿意看见您就这样为她而去啊！」

姜虞眼皮子一跳：「姜贵妃没死！」

一行人直接按住她抢剑，嘴里搪塞：「是是是，姜贵妃没死！陛下，您就算不为大邺想想，也要为姜贵妃想想啊，她若见您这般，想是也不会安息的！」

姜虞太阳穴突突跳，横着剑就要扔，结果一行人抢来抢去拉拉扯扯，剑锋一下就蹭到了脖子上，在脖子上划出一小道伤口。

程吉眼尖：「血……血……血，陛下流血了！」

一行侍卫闻言，齐齐停止了夺剑的动作。

温怀璧控制住身体，把剑往地上一扔：「都退下。」

程吉冲侍卫摆手：「还不快滚？」

他又朝着太医招招手：「快给陛下包扎！」

太医战战兢兢走上来，打开药箱取了金疮膏和纱布，替他抹了药又包扎好，然后战战兢兢退下了。

温怀璧等人走远了，才干咳一声：「我没要割腕，也没想死，你那些改嫁的小心思都给我收好。」

姜虞看着满地狼藉，目光落在地上的饭菜间：「是.....是.....是，没要割腕，但想饿死自己呗。」

温怀璧问：「你饿了？」

姜虞控制住身体，用手指了指肚子：「是你身体饿了，光会喝酒也不吃饭，自己饿到胃疼也不管管！你这些天是不是天天这样，嗯？」

温怀璧赶紧吩咐程吉去准备饭菜，然后顾左右而言他：「你自己的身体呢？」

姜虞道：「我哪知道？我刚才一睁开眼就在你身体里了。」

话音刚落，程吉就把饭菜端上来了。

姜虞犯懒，把身体控制权还给温怀璧，自己看着满桌子菜在脑海里指挥他夹这夹那。

温怀璧一边夹菜，一边问：「什么时候醒的？」

姜虞又指挥他夹烧猪肝：「就刚才你割腕的时候。」

温怀璧干咳：「我没要割腕。」

姜虞哼唧一声，眼睛朝窗外看，瞥见一片落叶。

她语气有点惊讶：「当时在大缘地宫才刚入秋，现在居然仲秋了，我一觉睡了这么久？」

温怀璧送了块猪肝进嘴里，幽幽道：「你自己也知道久？」

姜虞道：「其实在梦里真不知道过了这么久，我就梦见我从孤鸿寺走出来了，孤鸿寺都烧成一片废墟了，我就往家走，但是姜府把我赶出来了，我就走到大邳宫门口，结果守卫不放我进来。」

她语气愤愤：「我还梦见你了呢！我又冷又饿坐在大邳宫外头淋雨，结果一抬眼就看见你这个王八蛋满身泥巴骑马回宫，我在后面追着你跑你也不回头！」

温怀璧突然想起见苍山一梦。

他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，突然又笑了：「回来了就好。」

姜虞「喊」了声：「快吃快吃，你自己说的食不言寝不语，吃完我要睡觉！」

温怀璧失笑，依言又吃了几口饭菜把肚子填饱，然后上床睡觉了。

翌日，温怀璧去上朝，姜虞半梦半醒听他讲了一堆话，清醒过来的时候看见赵鉴、李相等人都没在议政殿里，细问之下才知道朝堂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，李家已然失了势。

她昏迷的时间不长不短，但已经足够朝堂换血了，如今有些东西已经和她记忆中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温怀璧也不避着她，花了四五日把这些时日的变化都细细告诉了她。

日子就这样慢慢过着，等到休沐那日，温怀璧起早去了蓬莱池。

姜虞还在睡觉，他直接把她喊醒：「你看这地方眼不眼熟？」

姜虞缓了一下：「蓬莱池？你干吗？钓鱼吗？」

温怀璧走到长廊边上：「你看看这四周的地，发现了什么？」

姜虞目光在一旁松松的泥土上顿了一下，慢悠悠道：「发现这几日下过雨了，地上的草更青了，土也更软了。」

温怀璧眼皮子一跳：「咳，看仔细点。」

姜虞拔高声音：「看——不——到——呀——」

温怀璧眼皮子快跳出火了，他又起身走到一块松松的土地边上：「再看。」

姜虞笑嘻嘻，目光挪回长廊里：「你看这石凳它又大又圆，你看这长廊它又长又宽。」

温怀璧忍无可忍，他弯腰从土里拿了个盒子出来：「盒子，这有个盒子，你是不是没长眼睛？」

姜虞哼哼：「我现在用的你的眼睛，你骂你自己干吗？」

她目光落在盒子上，又道：「其实我刚才就看见了，但不想弯腰捡。」

她说：「快打开快打开，里面是什么？」

温怀璧深呼吸，深深呼吸，深深深呼吸：「你自己埋的东西，自己认不出？」

姜虞沉默一瞬，拔高声音：「温怀璧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欠我那么那么多钱没还呢，现在居然还挖我私房钱？」

温怀璧揉了揉额角：「我缺你那一千两银子？你自己打开。」

姜虞盯着盒子看了一会儿，半天才控制住身体打开盒子，一打开，就见盒子里空空如也，之前放里面的手帕也不翼而飞。

她皱眉：「我东西呢？我钱呢？」

温怀璧慢条斯理道：「你那钱和东西本就是要送人的，现在自然已经到了收礼之人手里。」

姜虞跺脚：「我没说是送你的，你凭什么拿我东西？！」

温怀璧又慢吞吞道：「我也没说是我拿走的，莫不是你心里默认这东西是要送我的，所以听到东西在收礼之人手上，第一反应就是我拿走了东西？」

他装模作样从袖子里抽出「鸳鸯」手帕：「那这东西既然是送我的，我拿走，有问题吗？」

姜虞气得脑壳发昏：「你……」

温怀璧失笑：「行了，打开盒子第二格看看。」

姜虞怒气冲冲抽开第二层，就见一支黄金缀白玉步摇躺在盒子里，下面是细细的玛瑙金叶流苏。

姜虞问：「这是？」

温怀璧干咳一声：「有些人全部家当都拿来送人了，我自然是礼尚往来，免得有些人没钱买首饰还要戴别人送的簪子。」

姜虞知道他夹枪带棒在说李承昀送的簪子，深吸一口气懒得理他。

她把那支步摇从匣子里小心翼翼拿出来，然后把它举到阳光下仔细看着，不时还伸手弹一弹下面的玛瑙金叶流苏，听它淙淙作响。

温怀璧又慢条斯理道：「别想着卖钱，没人敢买。」

姜虞被噎了一下：「我说要卖了吗？我就看看。」

她晃了晃步摇，左看右看，然后「噌」地一下把步摇插在头发上：「好看吗？」

温怀璧脸黑了。

她又道：「哦对，你看不到。」

说着，她走到湖边，指了指湖中倒影：「好不好看？」

温怀璧语气凉飕飕：「男子如何能戴女子的饰物？摘下来。」

姜虞摇头晃脑，把头上步摇摇得琅琅响：「不摘，按你这么
说，我身体要是找不回来，那我不是这辈子都没机会戴女子饰
物了？不摘就不摘！」

温怀璧道：「会找回来的，你摘下来。」

姜虞垂头看湖中倒影，就见帝王头上束着玉冠，气度不凡、俊
美无双，但发髻上却插了支昂贵的金步摇，整个人看起来倒有
些滑稽。

她心情好，看着水里的倒影傻笑，还伸手时不时拨弄一下步
摇：「就不摘。」

温怀璧垂眼看倒影，见她面上笑意明显，又见自己头上步摇乱
晃，于是直接闭上眼：「随你。」

正说着，程吉匆匆从后面走过来，他抬眼就看见温怀璧发髻上簪了支步摇，吓得他立刻挪开目光盯着脚尖。

他唯唯诺诺：「陛下，刚才周副统传来消息，说有人指着贵妃娘娘的画像，说在一家棺材铺子附近见过。」

温怀璧把步摇拔下来：「棺材铺子？」

程吉应声：「是棺材铺子，但下面的人打听了，说那棺材铺的掌柜对娘娘的事情一无所知，那铺子里也搜了个遍，娘娘根本不在里面呐。」

他从袖子里掏出張破破烂烂的信纸：「只在一口棺材里搜到这信，也没落款。」

温怀璧把步摇塞给程吉，伸手展开那信，就见信纸上只写了简短的一句话——

「朝陵渡口，三万金，路引。」

姜虞倒吸一口凉气：「三万金？这辈子没见过钱？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：「比我想的要少些。」

姜虞盯着信纸，语气愤愤：「你看这破纸，皱巴巴脏兮兮的还被烧了个边，指不定就是捡的别人不要的纸写的，穷疯了吧，还敢要三万金！」

温怀璧问程吉：「消息是何时传出来的？」

程吉想了想，道：「就在一个时辰之前，咱们的人听见风声就去搜了铺子，这信当时就搜出来了，然后马不停蹄送回来的。」

温怀璧把信往袖袋里一揣：「你叫周副统拨两个人去棺材铺子盯着，再带一队人和朕去朝陵渡口。」

朝陵渡口就是宸阳城外以东的湖岸，人迹罕至，如今入了秋，树上叶子唰唰落下，朝陵渡口湖边都落了些黄叶，看起来冷清萧瑟极了。

温怀璧带人到地方的时候，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。

他蹭了蹭扳指上的纹样，翻身下马往湖岸走，身后的侍卫想跟着他，却被他拦住了。

他叫侍卫们在原地等他，然后自己去了湖边，慢条斯理道：「朕都如约来了，阁下也不必藏着掖着，出来吧。」

话音方落，就有个人从湖边古木后走了出来。

这人衣衫褴褛、满脸泥灰，黑发脏兮兮的结成一缕一缕，头上身上都散着许多灰屑草屑，有些碎屑比较大，颜色灰白灰白的，像超大个头的头皮屑一样。

他浑身都散发着难闻的气味，手上还有一块烧伤在流脓，像是很久很久没洗过澡又被人扔进火场里烧了一遭。

他眼中遍布血丝：「陛下看见微臣，真是一点都不惊讶。」

温怀璧勾唇：「卢主事。」

卢主事嗓子发哑，声音急切：「钱和路引呢？」

温怀璧从袖袋里拿出银票和路引，漫不经心伸手弹了几下：
「朕自然不会失信。」

卢主事吞了口唾沫，又伸手指了指湖面上的船：「再给微臣备一艘空船，找手下护送微臣过了白鹿关入江，微臣就把藏东西的地点告诉陛下的手下。」

白鹿关是一道很重要的关隘，所在之处也正是入江的口子，若能行船入江往远处走，找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留下，那即便皇帝和太后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无法从芸芸众生中再找到他。

可大邳规矩严明，行水路入江过关隘虽无须路引，但他下了船要进城必须得出示路引，他现在被通缉，太后的人大肆寻他，只要他出示路引就是死路一条。

温怀璧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，重复道：「东西？」

卢主事声音有点急：「陛下最好快些！」

他摊手做出索取姿态：「太后的人已经找到微臣了，微臣昨日杀了两个太后的手下才逃出生天，微臣被逼至此，出此下策引陛下前来也实属无奈之举。」

他又说：「今日微臣放出贵妃娘娘的消息，太后很快也会得到消息派人去棺材铺，微臣准备了两封信给那棺材铺老板，另一

封叫他交给太后的人，那信上写的是别的地址以调虎离山，但他们若反应过来，很快就会赶过来！」

温怀璧听着他的话，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眸光微动，又转了转手上的扳指。

他面上表情没什么变化，漫不经心问道：「卢主事好计策，只是你又如何确定那店家会听你的话做事？」

卢主事皱眉：「陛下不必担心，那店家的三岁小儿被我抓了，他不听我的话也得听！您就将东西如数给微臣，微臣定将藏令牌之地告知陛下。」

温怀璧明知故问：「令牌？」

卢主事搓搓手：「陛下不必与臣兜圈子，以陛下的才智，想必看见臣的那一刻就知道臣此行的目的了，这令牌可是能调度李家私军的，区区一个女人怎么比得上？孰轻孰重，陛下心里清楚。」

姜虞突然在温怀璧脑海里阴阳怪气道：「孰轻孰重，陛下心里清楚。」

温怀璧唇角往上微扬，心里对她道：「姜虞，你仔细闻闻。」

姜虞仔细闻了闻：「干吗？就只有他身上的臭味，还有股艾草味，难闻死了，谁知道他是从什么鬼地方爬出来的。」

温怀璧幽幽道：「可是我怎么好像闻到一股醋酸味」

姜虞直接控制住身体，心里对他道：「你才醋酸！」

温怀璧见她控制住身体，没夺控制权，只低声道：「别胡闹。」

姜虞哼哼唧唧没理他，往前走了一步看向卢主事：「卢主事，你胆子不小，敢揣测朕的想法？」

温怀璧轻笑：「装得还挺像。」

姜虞心里回他一句：「那是，我每天有样学样。」

她说着，又扬了扬手，示意身后的侍卫过来。

侍卫们屁颠屁颠来了：「陛下有何吩咐？」

姜虞下巴朝卢主事的方向点了点：「给朕狠狠揍他！姜贵妃在朕心中的地位岂是一块废铜烂铁能比的？」

卢主事：？

侍卫们：？

姜虞见侍卫们纠结着没动，皱眉道：「愣着做什么？揍啊！」

卢主事变了脸色：「陛下，微臣若死，那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令牌的下落！」

姜虞垂头去数了数手上的银票，见数目真是三万金整，语气更是阴沉：「朕什么时候说过要打死你了？」

她招呼身后的侍卫：「别打死，留他条命。」

侍卫们领命，活动着关节朝卢主事走过去。

卢主事满脸惊愕，刚要开口继续说些什么，肚子就已经被人揍了一拳，于是张开嘴只能杀猪一样痛呼：「啊——」

温怀璧轻笑：「这样还打不死人，你可以叫他们下手重些。」

姜虞舔舔唇，拔高声音道：「你们没吃饱饭是不是？用力打！」

说着，她见有个侍卫正按着卢主事的脸呼巴掌，又道：「对，就这样揍，揍他脸！小心，别把他打死！」

侍卫们得了鼓励，揍得更带劲了。

他们伸手揍他肚子、打脸、打背，就是不碰他的要害，专门挑痛感强烈的地方打，很快就把卢主事揍得「哎哟哎哟」惨叫出声，远远听着，就好像有人在湖边杀猪。

温怀璧见差不多了，于是掌控回身体，冲着侍卫们道：「行了，都停吧。」

他慢悠悠走到卢主事身边，蹲下身看他：「卢主事，知道在朕心中什么东西分量更重了吗？」

姜虞提醒一句：「我不是东西。」

温怀璧眼皮子一跳，半晌才压着笑道：「好，你不是东西。」

姜虞太阳穴一跳，沉默一会儿，然后夹枪带棒道：「你骂我？」

温怀璧笑而不语。

卢主事鼻青脸肿，呻吟道：「臣知道了，知道了！」

温怀璧站起身，把银票和路引扔他脸上，轻嗤道：「知道了就拿着东西滚上船去。」

卢主事道：「陛下还需找个会水的手下护送臣出白鹿关。」

温怀璧闻言，招呼来了个侍卫，让他送卢主事上船。

卢主事又道：「陛下，这人身上不可有利器。」

温怀璧又叫侍卫把利器都卸了，卢主事见状，才肯与那手下一同上船。

船还没驶离湖岸多远，周副统突然纵马过来，小声道：「陛下，属下刚才在棺材铺外盯着，见太后的人朝另外的方向走了，但现在突然全折回来往我们这来了。」

温怀璧点点头，没说话，上了一旁的望江高台。

望江高台是为目送离人所建，约有三四层楼高，站在望江高台上能俯瞰湖面上的所有动静，也能直接瞧见远处白鹿关入江的口子。

他静静看着卢主事的船，问周副统：「太后的人知道你在盯他们吗？」

周副统道：「应当不知，属下只有一个人盯着，而且离他们很远。」

温怀璧「嗯」了声，继续若有所思地眺望着湖面，好像在等什么一样。

姜虞见他这样，语气有点担忧：「你这队侍卫没多少人，太后那边万一……」

温怀璧优哉游哉回她一句：「别急。」

姜虞目光也落在远处的船只上，小声嘀咕：「早知道刚才揍他的时候就把他揍到招供为止，现在不仅放他走了，还让他白得了那么多东西，他要是出尔反尔，那岂不是赔本生意？！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：「放心，那三万金该是你的，可不会白白给了他。」

他在心中与她说完，就拔高声音对周副统道：「既然人手备齐，也知道令牌的下落了，那就快些带人去取，免得叫太后的人捷足先登。」

姜虞有点反应不过来：「他什么时候说了令牌的下落？这船还没过白鹿关呢。」

温怀璧唇角微扬，目光不着痕迹地在不远处的小林子上停了一瞬，然后意味不明道：「这世上最有意思的，是旧戏重演。」

姜虞余光也看向那片小林子，翻来覆去琢磨他这话的意思。

现在已是深秋，湖岸边树木略显萧瑟，只有那片林子还算得上绿意繁盛，时不时枝叶被风刮过，发出簌簌声响。

林子里，有几个身穿黑衣的人正收敛呼吸，一动不动地透过树隙盯着湖岸上的一举一动。

有人见船快驶过白鹿关了，压低声音道：「这卢主事倒是狡猾，知道和陛下合作，如今这船都快过白鹿关了，咱们追还是不追？」

头领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：「你听陛下这话的意思，难道不就已经和他达成交易，问出了令牌所在？我们跟着陛下，还怕不知道令牌所在？」

先前说话的那人点头：「老大，你这招黄雀在后厉……」

正说着，他话音突然顿住，然后扯了扯头领的衣服：「老大，快看望江高台！」

林子里的一行人闻言，目光都汇集在了望江高台上，就见伫立在望江高台上的温怀璧漫不经心地从周副统身上取了弓箭！

温怀璧抽了支箭搭在弓上，然后将弓箭对准了白鹿关江口上的小舟！

姜虞目光落在小舟上，问：「你要杀他？你手下比手势给你，这手势意思不是卢主事不愿意交代令牌下落吗？你如果现在杀他……」

「无碍。」温怀璧把弓弦卡在扳指上，「这棋早就开始下了，到如今这个地步，少一子不影响大局。」

姜虞想了想，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，不管令牌在不在你手上都无所谓，只要令牌不落在太后手上就行，所以你现在杀他，以防太后的人再找到他？」

她看着小舟，语气有些迷茫：「他既然不愿给你令牌，把你引过来又为什么？」

温怀璧笑道：「当日围猎他是在的，想必也看见了太后灭口王观海的样子，所以他肯定不愿意再落在太后手里。太后的人已经找到他了，他只有把我引来和太后缠斗，才能争取到逃生的时机。」

他又道：「令牌只是幌子，他自己也清楚，若真交出令牌，我也不会留他的命。所以他想继续拿着令牌当保命的筹码，和我们谈条件换生路。」

姜虞还是有点蒙，脑子没转过弯来。

她又问：「今日他用我身体引你出宫时你就知道了？」

温怀璧勾唇：「起初不知道，路上想明白的。不过今日之后，你身体的消息会自己送上门。」

他调整了一下弓弦的角度：「还记得我教你的射箭吗？」

姜虞正想着今天的事情，闻言才掀起眼皮子看了小舟一眼：「太远了，这船都小成芝麻粒了，我怎么可能射得中？」

温怀璧把身体控制权交给她：「沉肩，拉弓的手再用力。」

姜虞咬了咬下嘴唇，屏住呼吸瞄江口处的船，手微微有点不稳。

温怀璧笑她：「手怎么在抖？」

姜虞拉弓的手紧了些：「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吗？杀人和喝水一样！」

温怀璧闻言，过了一会儿才道：「怕我？」

姜虞摇头，没注意到他已经拿回了身体的控制权：「我怕你干吗？」

温怀璧听她说不怕，又笑问：「怕我杀人？」

话音方落，不等她回答，他握着弓弦的手直接松开了。

箭「嗖」的一声离了弦，划破空气，载着白日明光冲了出去。

弓箭上金属反射的日光晃了姜虞的眼，她眼前黑了一下，再睁开眼的时候就见那箭已经毫无偏差地射在了卢主事身上。

卢主事被这一箭射下了船，直接栽进了滔滔江水中，有血色在那处弥漫开来，很快又在江水间消失无踪，只余下江面泛着浅浅涟漪。

姜虞看着水波，才回答他刚才的问题：「也不怕。」

温怀璧愉悦地轻笑一声，把弓箭还给周副统，并未压低声音：「去吧，就在放鹤山腰围场边的土地庙里。」

他转了转手上的扳指，又补一句：「阵仗别太大，免得太后察觉，拿了东西就回来。」

他这话传进林中刺客们的耳朵里，正好打消了他们的疑虑，他们原本还担心是皇帝故意下套，听到他要小阵仗偷偷去，于是也不再怀疑，一行人直奔放鹤山而去。

到放鹤山脚下时，有人道：「老大，去山腰土地庙只有一条北向南的山路，我们恐怕不能赶在陛下的人之前过去了！」

头领狠狠道：「蠢货，直接在山脚守着等他们下来，还怕他们插翅飞了不成？」

那人道：「老大英明啊！」

他说着，就招呼弟兄们找了个山脚下的林子躲起来，静静等待着温怀璧的人从山腰上拿了令牌下来。

但一行人在林子里等到傍晚，也没见半个人影从山腰下来。

有人问头领：「老大，都这么久了，他们不会真的插翅飞了吧？」

头领踹他一脚，伸手指着天：「呸，蠢货！你真以为他们是鸟人？你飞一个给老子看看。」

他拎起大刀翻身上马：「走，上去搜，我就不信他们真能飞了不成！」

身后的手下面面相觑一会儿，见他纵马走了，于是也都上马跟了上去，往山腰土地庙狂奔而去。

他们前脚刚走，温怀璧后脚就带着几个侍卫到了山脚下，骑着马慢悠悠往山腰上走。

姜虞一路上在想今天的事，没怎么看路，乍一看到了放鹤山，急忙道：「我们就带了……」她控制住身体，扭头数了数，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就带了四个侍卫，就上山？」

温怀璧道：「来看戏，带四个够了。」

姜虞皱眉：「看戏？」

话音方落，身后就传来一阵马蹄声，是先前和卢主事一起上船的侍卫骑马跟上来了，还从袖子里掏出了两个袋子。

温怀璧控制身体接过袋子，把其中一个小一些的放进袖袋里，然后慢吞吞拆开另一个大一点的油纸包：「吃吧。」

姜虞垂眸看，就见里面装着两个热腾腾的牛肉酥饼。

她舔舔唇，控制身体把酥饼捧到面前闻了闻：「真是来看戏的？」

温怀璧勒马，改用步行上山，速度慢得像散步：「不然呢？」

姜虞又控制住身体，咬了一口肉饼：「哦。」

她边吃边走，吃完两个肉饼的时候正好走到半山腰，一抬眼就看见周副统带着一队侍卫押着一队黑衣人，黑衣人头领嘴里还骂骂咧咧的。

她喃喃道：「太后的人？」

她脑海里突然掠过了什么，然后一拍手，心里道：「之前在望江高台上你就知道他们跟着我们，那些话你都是说给他们听的！所以即使卢主事没说地址，你也会叫周副统去拿东西，为的就是把他们一网打尽！对不对对不对？」

温怀璧不置可否，控制住身体问周副统：「全都在这儿？」

周副统恭敬道：「全按陛下的吩咐。」

一边被押着的头领挣扎一下，恶狠狠看温怀璧：「你诈我？」

温怀璧靠近他，似笑非笑道：「对，朕诈你。」

他从袖子里把那个小袋子掏出来拆开，拿出里面的令牌在头领面前晃：「是不是想要这个？这招可是朕从太后那学的，这围猎还没过去多久吧，怎么，你主子用过的那些手段你全忘了？」

当初太后也是给了他一个玉人峰的假地址，设伏妄图把他引过去杀了。

头领咬牙切齿：「要杀要剐随你便。」

温怀璧又慢条斯理直起身，吩咐周副统：「那就都杀了了吧。」

周副统点头，吩咐手下们举刀就要直接把太后这些手下全砍了。

姜虞突然道：「等会儿等会儿，等会儿再杀！」

温怀璧问：「怎么了？」

姜虞闭上眼：「我刚吃完牛肉饼，现在看砍头现场会吐出来。」

温怀璧失笑，又冲周副统道：「等等。」

周副统刀都快砍下去了，突然停住动作：「陛下？」

温怀璧瞥了一眼旁边的山崖：「朕今日不想见血，绑好了推下去吧，别败了朕的兴致。」

说罢，他才在心中和姜虞说：「不是一网打尽。」

姜虞反应过来他是在回答她方才的猜测：「啊？」

温怀璧手指蹭了蹭令牌：「我与太后母子情深，拿到令牌这么好的事情当然要留个活口回去通报太后才好，怎么也得让她和我一起开开心心。」

姜虞有点明白了：「所以这令牌是个假的，刚才你让周副统假装无意少抓了一个，然后又把令牌拿出来给那头领看，就是为

了误导留下来的活口，让他回去告诉太后你拿到了令牌！」

她又问：「可这有什么用？」

温怀璧把假令牌放回袖袋里：「钓鱼。」

姜虞苦思冥想，都已经回到大邺宫了，她才突然一拍手。

她一边想一边道：「等会儿，刚才在湖岸边卢主事说太后的人会跟上来，但他放出的是我身体的消息，太后对我的身体可不会有兴趣，她跟上来，是不是说明她知道我的身体是幌子？」

她恍然大悟：「对啊！她只有知道棺材铺子里不是我的身体，才可能派一队手下也跟去棺材铺子里，这个当口放出我身体的消息就是为了引你去看，说不定就是要给你别的重要的东西！」

温怀璧笑道：「所以她知道我拿了令牌，很可能会坐不住，放出你身体的消息和我做交换。」

他走到蓬莱池去，拿了个鱼竿：「饵都放下去了，就看鱼能不能钓上来了。」

姜虞控制身体甩了甩鱼竿：「我的身体是普通的鱼？我这叫美人鱼！」

温怀璧轻哼：「那你钓条美人鱼上来我瞧瞧。」

姜虞哼哼唧唧：「钓就钓！」

她抓着鱼竿开始钓鱼，不一会儿就钓了一筐子鱼，然后提回去让泽君殿的小厨房做了一桌子的鱼，蒸鱼炒鱼炸鱼还有鱼汤。

她美滋滋盛了一碗鲫鱼豆腐汤，吹凉了准备喝，还没喝呢，主殿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。

她抬眼一看，就见是李承欢闯进来了！

李承欢直接扑上来，整个人「扑通」一下跪在地上：「陛下，求求您放过李家吧，我爷爷年纪大了，真的受不起折腾了，我兄长常年在边疆保家卫国，绝无二心啊！」

她话音方落，外面的程吉就跑进来：「陛下，奴婢实在拉不住婕妤呀！」

温怀璧控制住身体，皱眉问程吉：「李婕妤不是关在永安宫吗，怎么会跑来泽君殿？」

他看都不看李承欢一眼，招呼来几个侍卫：「把她给朕关回去。」

李承欢头摇得像拨浪鼓，眼泪嗒嗒掉：「陛下，不要把臣妾关回去，求陛下放了臣妾的兄长吧！」

说着，她又手脚并用往前爬了两步，突然抱住温怀璧的腿：

「我李家为大邺效力三朝，绝不可能做出那种事情，一定是有人要害我爷爷和兄长，陛下您要明察啊！」

温怀璧皱眉，把腿抽了出来。

李承欢又起身抓温怀璧的手：「陛下，您要臣妾为您做什么都可以，您放过我爷爷和兄长吧！」

温怀璧正要把她的手甩开，目光却突然挪到她身上。

他动作一顿，发现她一身打扮有些眼熟，再仔细一看，就发现她身上穿的这些衣裙都是姜虞的，还有.....

他猛地拽过李承欢的手臂，就见她手上的手串也是姜虞的！

他手上力道大，快把李承欢的手腕捏碎了：「谁给你的这些衣服？」

李承欢疼得皱眉，又不敢抽手，眼泪哗哗流，却答非所问：「陛下，臣妾真的做什么都可以.....」

温怀璧直接把她往旁边一推，冷冷看着程吉：「还不把她带下去？」

程吉应声，撸着袖子小跑进来：「婕妤请.....」

他话未说完，就见李承欢直接把衣服脱了，吓得他捂着眼后退一步。

李承欢身上就剩一件肚兜，她道：「陛下，臣妾真的什么都可以做。」

她往温怀璧身边爬：「陛下，您不记得了吗？您的泽君殿以前只有臣妾一人出入，所有的恩宠也是臣妾一人独享，过往三年情分，臣妾哪里比不过姜虞？」

温怀璧闭眼不看她，声音里的怒气快压不住了：「读了三年《三字经》，算什么情分？给朕滚！」

话音方落，姜虞突然控制住身体，然后把眼睛睁开了。

温怀璧：？

他立马又闭上眼：「你干什么？」

姜虞不理他，吊儿郎当坐床上去了，还逗狗似的冲李承欢招招手：「过来。」

李承欢眼睛一亮，立刻爬过去：「陛下！」

姜虞伸手虚虚指了指她的胸脯：「不知道自己哪里比不上姜贵妃？朕告诉你，你这里就不如姜贵妃丰满。」

李承欢：？

温怀璧：？

他直接抢回身体的控制权，抓了件衣服扔在李承欢身上，冷声冲着程吉道：「愣着做什么？把人给朕带走，关回永安宫去！」

程吉立马走进来，又招呼了两个侍卫一起把李承欢拖到了主殿门口。

温怀璧见李承欢挣扎着被拖到殿门口，又道：「把她身上的钗环衣服全都扒下来，扒干净，朕不想看见姜贵妃的东西出现在

她身上。」

李承欢瞪大眼睛：「陛下——」

她用力挣开旁边侍卫的钳制，爬到温怀璧脚边：「姜虞已经死了！您何必念着个死人？臣妾出身高贵，比她更像个闺秀，臣妾哪里不如她？」

她愤愤道：「我都屈尊学她穿衣打扮了，您还想让臣妾怎么样？」

温怀璧没踹开她，而是蹲下身去，把她脖子上的珠串生生扯断，她的脖子也被划出一道深深血痕。

他冷声道：「屈尊学她？李承欢，在朕眼里，你穿她的衣裳、戴她的首饰都玷污了她的东西。」

他伸手把她手上的饰物也扯掉，抬了抬手指指着殿门：「现在，滚。不要让朕重复一遍，除非你嫌你兄长和爷爷的命太长。」

李承欢见他这样，一双杏眼瞪大，眼泪从眼眶中滚滚而出：「她就是个小叫花子，打小我哥哥就不爱理我，凭什么所有的宠爱都给她这个小叫花子？！我堂堂李家嫡女哪里比不过她这个没人教养的野种？陛下，您看清楚啊！」

她摇头，还想求：「你和哥哥都喜欢她，好，我学她，我学！陛下，臣妾都愿意当她的替身了，您只要放了李家，臣妾就……」

温怀璧站起身：「程吉，把她拖走。」

李承欢不肯走，尖声道：「陛下，您放.....」

话音未落，她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反而是程吉惊叫道：「陛下！陛下，李婕妤她.....她.....她.....她.....」

温怀璧回头，一垂眼就看见李承欢倒在地上发抖，嘴里正源源不断涌出鲜血来。

她眼里尽是茫然和惊恐，嘴唇翕动着想说话，但是一张嘴就呛血，于是她抖着手掐住自己的脖子，想要以此来止住喉咙口不停冒出来的血。

温怀璧眼睛微微眯了眯，吩咐程吉道：「去请太医。」

程吉依言去了太医院，很快就把太医带过来了。

太医见了李承欢的症状，皱了皱眉才给她搭脉：「陛下，婕妤这是中了剧毒，如今已经毒发，怕是回天乏术。」

李承欢还有气，她听见太医的话，一双眼睛瞪得老大，里面全是难以置信。

她挣扎着伸手抓住太医的袖子，想求太医救救她，可一开口就会吐出黑血来，喉咙被血液呛着泡着，她连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温怀璧冷眼看着，吩咐太医：「既然无力回天，就想个办法吊她一口气。」

太医应声，立刻从药箱里取出金针，扎了几个穴位。

姜虞沉吟一会儿，问他：「太后做的吗？永安宫只有太后吩咐才能开，现在李承欢从永安宫出来，又能进长乐殿拿我的衣裳和首饰，后宫之中，除了太后没人再能做到了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：「鱼上钩了。」

他目光挪到旁边的侍卫身上，吩咐道：「你们把她送回家去，叫家人陪着她走吧。」

侍卫们依言找了个木头推车过来，粗暴地把李承欢扛上推车，又拿了个纱巾盖在她脸上，然后推着她从泽君殿出去，往大邳宫南门口走。

走到南门口的时候，太后突然带人出现在了附近：「大半夜的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急匆匆的？」

侍卫道：「娘娘，李婕妤中了剧毒，陛下让奴婢们把人送回家。」

太后难以置信地看着板车上的人：「承欢？」

她走上去掀开李承欢脸上的纱巾，神色悲伤：「承欢这是怎么了，之前不是还好好的？是哪个歹人把你害成这样？！」

李承欢眼皮子颤了颤。

太后捂住心口，伸手摸她的脸：「哀家的好承欢，哀家这就带你回家。」

她招呼身后的婢女：「你们把板车推走，哀家要亲自把承欢送到将军府去。」

侍卫们拦着：「娘娘，陛下说要属下们.....」

「娘娘是李婕妤的姑母，如今亲自送人回去，这里还能有你们什么事？！」太后身边的婢女厉声打断道。

「这.....」侍卫犹豫一下，然后让开身子，「娘娘请。」

太后示意婢女去推板车，然后带着李承欢一路出了南门。

南门外停了两辆马车，太后吩咐人把李承欢抬上其中一辆，然后拉着李承欢冷冰冰的手问：「承欢，你可知道是谁害了你？」

李承欢挣扎着睁开眼，她如今七窍流血，眼睛早已经被鲜血糊住。

她咽下嘴里的血，喘息道：「姑母，我.....」

太后拿了张帕子替她擦眼角的血，慈祥道：「哀家在将军府的人传信给哀家，说你哥哥最近颓废得很，整日闷在屋里，好像在屋子里藏了人，这可不行。」

李承欢气息微弱，面露惊恐：「是那碗.....那碗杏仁茶.....」

她去求温怀璧放过李家前，先去求了太后解除李承欢的禁足，太后给她喝了一碗杏仁茶，说现在李家自身难保，叫她去求温怀璧，还好心出谋划策给她穿上姜虞的衣服！

太后替她理了理头发：「是啊，杏仁茶。承欢在永安宫受苦了，从前你可不会喝这些东西。哀家见你喝一碗杏仁茶喝得香甜，也心疼啊。」

她慈爱笑道：「你打小就是天之骄女，公主郡主们见了你都要让三分，每日都是燕窝牛乳伺候着，这可都是李家给你的荣光。」

李承欢瞪大了眼，嘴中「啊啊」个不停，惊恐地往后退，结果直接摔在了马车的地上。

太后蹲下身，笑着用帕子捂住她溢血的嘴：「承欢，哀家也舍不得你，但你享了一辈子的福，受了李家一辈子荫庇，如今李家存亡之际，你也该报答了不是？」

她说着，手上又用力了几分。

李承欢「唔唔」叫个不停，带着血的泪从眼角滴下来，在她脸颊上画出两道猩红的血线。

太后又将手中的帕子上移，捂住了她正渗着血的鼻子。

李承欢拼尽浑身的力气挣扎，却软绵绵的，做不出什么大动作来，只疯狂地摇着头，面上血泪把整张脸都染得发红。

渐渐地，她挣扎的动作弱了下去，最终整个人都不动了，只有一双通红通红的眼睛死死睁着。

太后笑了笑，用帕子盖在她脸上，然后擦擦手走出了马车。

她吩咐车夫：「把她随便拖去哪埋了吧。」

车夫得了她的吩咐，于是驾着马车走远了。

太后看着马车走远，又转身上了一辆马车，去了将军府。

将军府被重兵把守着，侍卫们见有马车停在这儿，立刻道：
「陛下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！」

车夫道：「这车里坐的可是太后娘娘！」

侍卫还是没有放行：「太后娘娘，李将军现在被禁足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还望娘娘不要为难。」

太后掀开车帘：「陛下的命令，哀家自然不会违抗。只是这李家嫡女李承欢，哀家的侄女，李将军的嫡亲妹子方才在宫中薨逝了，陛下下令要送她回家，叫家人陪着走最后一程。」

她摇摇头，面露惋惜：「但她命薄，刚到宫门口就没了，哀家这个做姑母的只好带些遗物过来，也算是陛下恩准的，不知哀家可否进去？」

侍卫们拿不准主意，正犹豫着，突然有个人过来在他们耳边悄悄说了句话。

侍卫们闻言，这才让开了一条道，放太后进入了将军府。

将军府里与平时没什么差别，太后带着婢女走到将军府最里面的一间小院外，只见这间小院张灯结彩的，有红色的绸缎挂在院门前随夜风飘扬，而院中屋门上贴着大大的「囍」字。

太后面色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唇角微微扬起，轻声道：「果然。」

她身后的婢女吓得够呛，颤声道：「娘娘，这将军府里是谁成亲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